

岩宕朗读角 我的记者梦工场

永一中飞凤山老校区忆旧

何福安

何福安的记者梦，圆得比我曲折、艰难。好在他矢志不渝，痴情专一。梦不圆就不醒。不管生活困厄还是顺畅，职业是否如愿，记者梦一直在做。进了永康日报社当上记者后，他又开始做一个新梦：当个称职的好记者。

节选自鲁光《他的记者梦》

物理学有个观点：如果速度快过光，可以追上早已逝去的年少时光，立体呈现当年的青涩模样。此说，我辈自然无法验证，更从未亲见。倒是母校的一封约稿函，宛如一束强光闪过我的脑际，四十多年前飞凤山校园场景瞬间闪回，而霸屏的则是岩宕朗读角。在那里，我的记者梦启航，筑梦、圆梦，完成了一次闭环。

放炮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，硝烟味书香味，味味上心。这句带有调侃意味的联语，是20世纪80年代初，永一中飞凤山老校区师生的深切感受。

飞凤山石头白净坚硬不易风化，当时城区许多工程建设用石大多来源于此。老一中校园主干道，是当时飞凤山连接外界的唯一大路。交通所限，校园采石成了首选。于是，如今学子难以置信的场景出现了：有时，上课渐入佳境，突然，砰，采石放炮发出巨响。紧接着，啪，啪，啪，一颗颗豆粒大小的碎石，撒落在附近教室的屋顶上。

岩宕紧挨校园最西边的围墙跟，呈港湾状，敞口朝西，八九米高的山崖背向校园，具有较强的隐秘性。傍晚时分，岩宕人迹罕至，自然成了我理想的朗读之地。

筑梦 美好遐想为经 热情投入作纬

我的记者梦缘起家父，催生于鲁光报告文学名篇。

我父亲长期在县委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，曾是浙江日报通讯员，自谓“土记者”。见我放学回家，父亲拿出刚买的《当代》杂志，指着上面的报告文学《中国姑娘》，对我说：这位作家鲁光是我们永康人，文章写得这么好，很了不起！

受父亲这位“土记者”影响，我常常想着将来当一名记者，可以记录时代，弘扬正义。父亲多次拿鲁光报告文学作品激励教育，记者梦就此在我心底扎下了根。

其实，我把岩宕当朗读角，除了记者梦在驱使，还另有隐情。

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是童立、应素心。读书千遍，其意自见，两位老师都非常重视课文朗读背诵。每天早餐前半个小时，他俩都要求高声朗读课文；上语文课，要抽背。不知何故，我几乎每天都被抽中。头上悬着抽背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，又恐背诵卡壳而当众出丑，我几乎每到傍晚，就躲进岩宕苦心修炼。

学生背课文，一怕文言文，二怕周树人。面对那些“硬骨头”，我不为所惧，下足笨功夫，如同复读机，历经N遍，终于将它们全部啃下来。

书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。在岩宕朗读角的加持下，我打下了扎实的背诵基本功，养成了较好的语感，为我的记者梦筑起了有力的支点。

追梦 静悄悄发力 恒兀兀穷年

环境育人，岩宕朗读角还另有功效：引发思考，启迪心智。

在岩宕山崖上，我曾几次愕然发现多处炮眼痕迹，内心一次次被深深震撼，懵懂少年的心智得到了启迪。

放炮后，巨石裂开、滚落。炮眼这才显露出来，呈凹槽模样，有三四米长。那时，打炮眼全靠手工，仅凭铁锤敲砸的力量，钢钎才慢慢吃进石头。一个三四米深的炮眼，石匠们得费多大的气力啊。一处处炮眼，就像是一双双鼓励的眼睛，示意我追梦途中要持之以恒，不惧艰难。

农忙时节，采石暂歇，我开启了岩宕“朗读+阅读”模式。我如饥似渴阅读《青春之歌》《红岩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长篇小说，还恶补了鲁光、徐迟、理由、张锲等报告文学名家的大量作品。看到特别精彩的部分，我还会情不自禁高声朗读起来。

与此同时，我还阅读了《中国姑娘》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《扬眉剑出鞘》等报告文学名篇的评论文章，学习揣摩上述作品的写作特点，并默记于心。

情动于中而形于外，渐渐地，光是写课堂作文，我已不过瘾。课外时间，我尝试着大量练笔。春秋代序，年复一年，为记者梦而热身、奔跑，我苦中作乐，笃行不怠。

圆梦 新闻永远在路上 此生不醒记者梦

岩宕朗读角见证了我从新闻发烧友到准记者，再蝶变为专业记者的全过程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年，语文任课老师应素心、姚浙屏，可能觉察到了我对新闻的狂热劲儿，总是有意给我机会露一手。学校开运动会，或是搞游园活动，两位老师就嘱咐我写新闻稿，并推荐播出或是刊发。在岩宕朗读角，我拿着油印小报，反复读、来回看自己的文章。那种准记者的感觉，别提多美了。

编抄黑板报，也让我过足了记者编辑瘾。我多次借来参考书，躲到岩宕里潜心钻研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我基本掌握了版面编排的五要素：字体、字号、线条、色彩和插图。

读高一时，班里的黑板报由我负责。我操刀的黑板报，明显比其他班的出跳。班主任老师徐振声喜形于色，多次当场予以口头表扬。

校团委、学生会的黑板报，篇幅更大，位置更显眼。每次轮到编抄，我都会使出浑身解数。大到头条文章，小到插花内容，我都要提前精心准备，力求版面大气、精致。时任校团委书记骆海鹰，对我总是不吝赞美之词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回母校任教。时隔多年，岩宕萎缩凋敝了。久别重逢，我与岩宕这位“故交”，仍然没有丝毫的违和感。从此，岩宕里，我的朗读声又起，记者梦再续。

1990年底，我考入永康日报社，成为一名专业记者。离开学校的那天，我特地去看望岩宕。睹物思情，我感慨良多：记者梦圆上了，可过程长了点、难了些，多亏皇天不负苦心人哪！说来也巧，我与岩宕朗读角，如同物理学上的量子纠缠，分分合合，兜兜转转，聚散两依依。那里，是我的记者梦工场。是它，成就了我学业、职场的春华秋实，融入了我的大半个人生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转眼间，我步入了退休之年。据说，飞凤山校园岩宕已荡然无存。不过，不要紧，岩宕朗读角早已珍藏我心底。此刻，我要对这位“故交”说，我的新记者梦开始升腾，新闻永远在路上。人生下半场，离岗不离职，无比广阔的自媒体领域，正等着我去探索，去耕耘。

注释：

此文系永康籍著名作家鲁光，为作者新闻专著《纸媒到融媒——一家县级融媒体的前世今生》（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，2019年8月第一版）所作的序言。

周树人是鲁迅的原名，在这里，指的是鲁迅的文章。

师恩难忘

程望槐

杜方剑老师是我就读永一中文科班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。1987年，在他慈祥的目光中依依不舍告别了菁菁校园。他是一位睿智豁达、慈祥可亲的可敬长者，至今难忘那一片恩情。

杜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很新颖也很经典。1986年的一天，他带领我们参观刚建成的永康宾馆。此后，他叫我们以《高级宾馆·新宿舍·危房》为题，写一篇议论文，提高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。

有一天，杜老师在课堂上解读鲁迅散文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时，对我的关心和期望，使我终生难忘。文中写到柔石“前额亮晶晶的，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”，他突然借题发挥说到我。他说阿东有时“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，有点像昔日的柔石”，并对我的才气极为赞许。

现在想起来，这是杜老师对我善意的鼓励。他当时给我树立学习榜样，那是1986届文科班的师姐徐芳菲。徐芳菲后来担任南方一家晚报社副总编。杜老师给我定的标杆太高，我一直是望尘莫及。

杜老师有一次叫我上台读自己写的作文，现在想起来，并不是我的作文写得很好，而是他对我敢于自我剖析的行为嘉许。我在作文中提到了从浑浑噩噩的“苦恼人的笑”状态转变到“多余人的觉醒”，要积极投入集体活动。

高中毕业十年后，我和杜老师合作编辑永康影评刊物《银海浪花》，并参加“热爱祖国，全国群众影评征文比赛”，分别在金华、浙江、全国赛区获奖。师生参加征文比赛同时中奖，当时传为佳话。

后来，我热衷搞邻居节之类的。杜老师通过微信表扬我：“阿东一颗火热的心，一枝生花的笔，把分散各地的老师同学融在了一起。可惜，2017年10月，我和一些老师、同学组织举办永一中1987届三十周年同学会时，杜老师因在东阳老家为百岁母亲贺寿未能到会。”

2018年9月8日，我邀集永一中87届各班代表到杭州慰问徐振声、沈辉、杜方剑、曾泽广、池静等恩师，献上教师节礼物。时任校长方雄伟老师委托我们转送题字“桃李灼灼映丹心，岁月悠悠忆真情”。

杜老师1963年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先后在永康西溪农校、龙山中学、永康一中等校任教，呕心沥血，教书育人。

龙山中学退休老师朱章台深情回忆在红卫中学（龙山中学的前身）一起办校报的场景：每逢星期日，他总扑在办公桌上伏案审稿、修改、刻印。等我回校后，两人在油印室一份一份印好，晚自习时分发给学生。面对这项脏、累、繁而又琐碎的工作，杜老师乐此不疲，看到一张张小报，满脸露出丰收的喜悦。

十多年来，杜老师一直担任永康中学生作文小报《华溪棣》《读写之窗》编辑，经手删改润色的学生习作不下千余篇。他支持和指导87届文科班创办班报《铅笔头》。

杜老师历任永康一中语文教研组组长、浙江省中学语文学会会员、永康市中学语文学会副会长等职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他在全国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教学论文，多次获省、市级奖，并参加浙江省九年义务教育初二语文课本及相应教材的编写工作，与人合著《古文分类导读》，先后担任《高中语文读写指要》特邀编辑、《高中语文预习册》（第三册）主编。

在杜老师的激励和指导下，我在乡镇从事文秘、宣传等工作30多年，在文学芳草园默默笔耕，成为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。2022年，我创作的《槐园撷英》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。我还先后编辑过《古丽短波》《江南信息》《东城信息》《古丽商会》《康灵报》《雾川报》等内部刊物。

感谢杜老师，让知识之光照亮我的前程，使我走上爱好文史之路，在追远溯源中追梦未来！



上黄水库风光 马晓东 摄